

## 夜航船

■孙道荣

回笼一觉,妙在回笼,妙在入味,妙在自在灵动。待我从回笼觉中醒来,我自神清气爽,清醒地回到人间,为生活打拼。

## 回笼觉

比回锅肉还香的,是回笼觉。  
回锅肉的香,香并不在肉本身,而在熟煮之后,又回了锅,再焗,再炒,肉香从而被彻底激发出来,各色佐料的滋味也悉数入了内里。回笼觉的妙处,亦不在睡眠本身,觉其实已经睡得差不多了,并不觉困乏了,之所以再圆囫一会儿,睡个回笼觉,为的是让刚刚苏醒的灵魂,再出窍,复回归。在我的家乡,老人们因而又形象地唤回笼觉为“回魂觉”。

回笼觉,就是让丢了一夜的魂灵,沿着睡眠,一路返回。

回笼觉大致分两种。一种是昨夜没睡够,再补一觉。觉没睡好,人就没有精神,做事没有效率,莫如再睡一会儿,把觉补回来,将精神气养足。这种回笼觉,是刚需。另一种回笼觉,则与昨夜的睡眠,关系不大。昨夜的睡眠时间长不长,

质量高不高,都不妨碍热爱回笼觉的人,在清晨时分,再睡一个回笼觉。这种回笼觉,才是享受。

小时候,最喜回笼觉。大清早,被娘喊醒,催着去上学。揉揉眼睛,张着嘴巴,打着哈欠,伸个懒腰,翻个身,咬咬牙,准备起床。没想到,脑袋刚离了枕头,又一头栽了回来,倒头睡着了。有时候,刚做着美梦,被娘唤醒了,心有不甘,回笼觉还能神奇地让我们续上旧梦,枕头上全是美梦流下的哈喇子。待娘盛好了早饭,再来催促,将我从回笼觉中生硬地拽回来,时间也许才过去几分钟。但就是这美妙的几分钟,往往比整夜的睡眠还香。

可见回笼觉的妙处,也不在时长。回笼觉的时间一长,就成了第二次睡眠,醒来反而可能头昏脑胀,腰酸背痛。一

个回笼觉,长不过半个时辰,短则三五分钟,足矣。回笼觉的精髓,就在于觉可能已经睡饱了,神清气爽,却还能窝在床上,回个眸,复个盘,还个魂,尽享回笼觉的无穷乐趣。

半夜被一泡尿憋醒,或被一场噩梦惊醒,又或被炸雷或夜猫子的叫春声吵醒,再次回到床榻,辗转反侧,又重回梦乡,这不是回笼觉,充其量这是被打断的睡眠,又被接续上了。有人早起之后,牙也刷了,脸也洗了,衣服也穿戴整齐了,且忙了一天圈事情,待手脚闲下来了,无事可做了,或睡意又忽然袭来了,这才又懒洋洋地回到床上,迷迷糊糊又睡了一觉,这也算不得回笼觉,它其实是补觉,与午睡一样,是还睡眠的欠账。

真正惬意的回笼觉,必在清晨时分,必是睡饱了睡足了睡够了,已自然地醒

来,但因为是周末,或假期,总之是不必火烧火燎地起床赶时间,可以随性地赖在床上,可以翻身起床,却也可以有一万个理由赖在床上,唯此一刻,头粘在枕上,恍恍惚惚间,似睡非睡,似醒非醒地重回温柔乡,这才是回笼觉的本意,是回笼觉的精髓。

回笼一觉,妙在回笼,妙在入味,妙在自在灵动。待我从回笼觉中醒来,我自神清气爽,清醒地回到人间,为生活打拼。

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## 朝花夕拾

■王杏芳

## 烟火中的亲情

今年清明,先生带着我,还有我母亲和女儿,前往他的老家湖北孝感祭祖。踏上这片土地,我感受着割舍不断的亲情,心中满是对这第二故乡的深深眷恋。

我们在杭州西站乘坐下午四点半的高铁,晚上九点就抵达汉口站。风驰电掣的高铁,拉近城市的经纬,让抵达不再漫长。住在汉口的先生的弟弟早已开车等候。等我们赶到杨店镇先生的姐姐家时,时针已悄然划过12点,夜深人静。即便如此,姐姐和姐夫依然一直等着我们。公公婆婆前几年相继离世,如今,回先生老家祭祖,姐姐家便是我们落脚的地方。

大半夜,姐姐他们看我们没用晚餐,就执意要陪我们一起去吃宵夜。没想到,这个小小的集镇竟如此热闹,马路两边的烧烤店和商场灯火通明,丝毫没有打烊的意思。我们围坐在一起,一边品尝美食,一边畅谈,兄弟姐妹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,从生活琐事到孩子的成长,欢声笑语回荡在夜空中。吃完夜宵,姐姐他们把我们送到镇上酒店,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去。

第二天,我们约上堂兄弟姊妹几家,一起去上坟。走在乡间小路上,泥土和青草的清香扑面而来,路边的野花肆意绽放。几年不见,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广袤的田野像一块巨大的翡翠,麦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变迁。远处,白墙黑瓦、彩色琉璃的农舍错落有致。过去泥泞的乡间小道,如今换成了宽阔崭新的水泥路。道路两旁,规整的绿化带郁郁葱葱,目之所及皆盎然生机。

从坟地回到老宅,姐妹姊妹们就一头扎进厨房,大展厨艺。砂锅里的莲藕排骨汤咕嘟咕嘟地翻滚着,乳白色的汤汁散发出诱人的香气;铁锅里,武昌鱼在热油的拥抱着变得金黄酥脆,淋上精心调制的酱汁,香气瞬间弥漫整个屋子,那是家的味道、亲情的味道。我想搭把手,却被她们热情地劝了出来,还被安排在厅堂喝茶。

不一会儿,桌子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家乡美食:软嫩可口的粉蒸肉,香气扑鼻的尖椒牛肉,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菜肴,让人垂涎欲滴。这时,先生讲了个生活小插曲,逗得众人前俯后仰。我母亲笑得差点呛到,堂弟妹连忙轻拍她的后背,递来一杯水,关切地问道:“外婆,没事吧?”那浓浓的亲情,就在这一来一往间,如春风般温暖每个人的心田。

饭后,我们准备回镇上酒店,村里的叔伯们和外婆家的舅舅们纷纷送来自家的土鸡蛋,你家一篮,他家一袋,装满了整个后备箱。

在孝感的日子里,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温情与感动。亲人们的关怀备至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;这里不仅是先生的根之所在,也渐渐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

## 湘湖新苗

■沈鑫远

## 快乐贵州游

贵州是个有很多很多高山的地方,这种奇特的层层叠叠的山脉叫喀斯特地貌。

如果你来到黄果树大瀑布,一定要多拍几张照,因为黄果树大瀑布是亚洲著名瀑布之一。如果你运气好的话,可以找到一条跨越瀑布的彩虹。黄果树大瀑布虽然落差很大,达到77.8米,但是宽度101米却比陡坡塘大瀑布窄一些。

梵净山海拔最高有2572米,小朋友以及腿脚不便者,肯定选择坐缆车上去。不过还是有人徒步上山和下山。虽然爬得很累,但站在高高的梵净山上,可以俯瞰到很多美景。

贵州是一个吃辣的地方,有很多美食都是带辣的,如著名的酸汤牛肉。贵州不仅有辣文化,还有悠久的茶文化,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。喀斯特地貌很适合种植茶叶,独特的地貌形成了非常好的气候条件,到处盛产各类茶叶。我最喜欢这里出产的抹茶。这茶叶泡出来的茶,有一股淡淡的香味,特别好喝,口味也多,据说这茶里还有很多营养物质呢。

在贵州寨子里吃饭,是很注重礼仪的。比如,吃饭前要把一个红鸡蛋,举在头顶上,然后往左边绕3圈,再往右边绕3圈,最后把鸡蛋拿到脑袋前面,轻轻碰一下才可以吃蛋。还比如,别人来敬你酒的时候,手不能碰到别人的杯子……总之,在贵州这个神奇美丽的地方旅游,会遇到许许多多有趣的事。

贵州,真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地方,可惜游玩的时间太短了,我还有很多景色没来得及去看看呢!

## 湘湖诗会

## 杭州解放日感怀

■萧祖能

钱塘五月战旗扬,铁马金戈破晓光。  
三路雄师摧旧垒,千年故郡焕新装。  
云开浙水春潮涌,日照吴山剑气藏。  
七秩回眸风雨路,杭城今日正腾骧。

## 萧山花边吟

■傅志刚

东沙少女胜青壮,日里摘花夜挑花。  
巧手描成丰收景,银针绣出满天霞。  
“人民大会”扬名誉,欧美宫廷显富奢。  
远涉西洋挣外汇,金杯首奖耀中华。

## 白玉兰

■孔佩兰

喜鹊登枝羨眼眸,熏风拂爱映清流。  
玉兰楚楚歌春色,碧草盈盈曲径幽。  
月下何须脂粉饰,夜间自许雪霜传。  
香魂不逐群芳艳,独抱冰心守素秋。

## 小院蔷薇

■孔佩兰

青翠柔条小院葱,朱砂点缀漫墙东。  
香浮曲径随风远,影动廊桥景色融。  
朝映霞光添秀色,暮垂珠泪叹长空。  
谁怜艳骨愁眉皱,独向春深送晚红。

## 晨昏线

■金维立

第三枚银杏咳出锈色时  
腐朽的秋正以45度角  
切割大地的轮廓  
山峦的碎石刻下年轮  
一圈是晨露 一圈是晚霞的  
斑驳胎记

我的眼底豢养着一片森林  
树根在午夜时分游走  
蔓延成群星的脐带  
噬夜的藤蔓缠绕岩石裂缝  
堆叠成时间的脊椎  
而风在树皮上留下疤痕  
编织新的季节

枯枝间沉睡的蝴蝶茧突然炸裂  
月光打捞起褪色的蝶翼  
蜷缩成时光沙漏  
溺水的星芒卡进树纹  
一边胶着 一边等待黎明  
从枝丫缺口跌落

此刻我的瞳孔正练习倒立  
像两颗拒绝坠落的露珠  
悬在昼夜的喉结间  
风依旧保持倾斜  
冲刷出无数个透明的我  
在溃散的晨昏线上  
晾晒潮湿的清醒

## 凡人脸谱

在闫村,他守护着家,守护着大爷留下的乡情,守护着这片纯洁的黄土地,一待就是大半辈子。大伟有一个儿子,两个女儿,三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,尤其是小女儿最为优秀,在美国读了博士,回国后在重庆搞科研工作。如今他的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家,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看,时光就这样轻易地溜走,大伟的额头上,留下了三条皱纹,长长宽宽厚厚的。

## 笑对人生的战友大伟

前,那还是在清朝,大伟他大爷就在东县门北街咸宁县署的边上,开设了粮店和磨面作坊,由于经营有方,生意兴隆,逐渐掌控了当地的米面市场,几十年经营下来,彭老太爷在北街又置办了众多房产与门面,到了民国初年,彭家已是小有声望。可不曾料想,树大招风,让贼人盯上了,就在“西安围城战”前夕,彭老太爷被人设局陷害,弄得个倾家荡产。因当时时局动荡,西安城被围,政府无人来理睬彭家这一摊子事,彭老太爷也只能自认倒霉。幸得当时已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大伟他爷爷,花钱将其中的一处房子给赎了回来,那是一个带有前后花园的大院子,门前的马路上还有牌楼一座,上书有“秦省首县”四字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,彭老太爷离开了西安,归隐乡里,顺便还将最疼爱的小孙子(大伟的父亲)带在身边。在富平老家,老太爷还有一百多亩的土地,他们将土地租给他人耕种,依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  
九点,我们已站在汉中平原与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,这里是闫村村,是大伟的家。

四月初的富平,吹来了春天里最后的凉意,风轻轻轻地拍着我的肩,黄土地上微微泛起涟漪,到处是绿色的涂鸦,麦苗一层层一圈圈一片片,铺天盖地,漫无边际地向远方,向着黄土高坡延展。大伟说,早几天的风还大着呢,劈头盖脸地带着沙尘,幸亏昨天午后的那场雨,将天空清洗得干干净净。  
村子里伸出无数条宽宽窄窄的路,散向四方,路旁是高高矮矮的柿子树,大

## 背包揽胜

这里面最有名的莫过于鼎,而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司母戊大方鼎,这是已知古代最重的青铜器,重近一吨,据说是商王为了祭祀其母戊而制作的。

## 在殷墟博物馆徜徉

何来辘辘萧萧之声?然而现场排列得整齐齐齐的车马行列分明在向我诉说:

三千年前,几个车马方阵隆隆驶过繁华商都,旗旌飘扬,戈甲耀日。位于队伍最前列的大马车上,一脸阴郁的商王凭轼而立,御者双手紧拉马缰,两眼直视前方,车右紧握手中长戟,警惕注视车身四周。几辆副车紧紧拱卫商王战车。大队车马迤迤前行,战鼓齐响,号角共鸣,杀气腾腾。车马方阵过处,尘土飞扬,日月失色,大商王朝是否又将开始新一轮的征伐?

博物馆陈列最多的物品无疑是商朝贵族使用的各类器具,其中饮食用具占了很高的比例,有青铜制的,有玉石制的,有陶制的,名称包括鼎、尊、壶、豆、臼、盂、盆、盘、簋、爵、彝、彝、鬲、鬲、觶、觥、盃、盃、卣……

怎么样,眼花了吧,而且好多字是不是还都读不出来?当然你也不用刻意去认识它,因为很多字今天都用不到了。关键是,我们今天说得出名堂的饮食器具有这么多种吗?想不到三千多年前先人用到的器具竟是如此繁复!

这里面最有名的莫过于鼎,而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司母戊大方鼎,这是已知古代最重的青铜器,重近一吨,据说是商王为了祭祀其母戊而制作的。只是这个鼎和另一只名气同样大的司母辛鼎一个保存在国家博物馆,另一个在中国社科

■陈剑峰

■木瓜